



老班长

◎彭常青

他姓史,中等个儿,皮肤黝黑,不苟言笑,憨憨的,老实巴交。

在成为我们新兵连班长之前,已当了四年兵,四道杠的上士肩章在还没被授衔的我们面前,显得那么威严,那么遥不可及。

他声音低沉,敏而少言,但到了训练场上,叫起口令来却一点也不含糊。作为刚入伍的新兵,不管过去在地方混得有多好,到了军营就一切归零。对于哪怕只比自己早一年入伍的老兵,都得毕恭毕敬。可以想见,在一个即将磨平我们所有棱角的四年老兵面前,我们是何等惶恐和卑微。

新兵连的训练生活单调乏味。烈日下,暴雨中,我们每天在刻板的直线与方块中接受锻造。训练场上,老班长板着脸,如一个威严的教

官,手把手教会我们每一个动作。坐卧行走,摸爬滚打,一丝不苟,毫不含糊。班务会上,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人的不足和存在问题,并循循善诱,给予鼓励和鞭策。

生活中,他又像温情的大哥哥,谁遇到难事、家里出现变故,总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训练间隙,时常看到他在与人聊天、嘘寒问暖。谁生病了,他会第一时间叫来军医问诊,并联系食堂供应病号饭。

我与老班长床铺毗邻,为了不让我闻臭脚,他特意颠过头来睡。我俩头靠头,偶尔也会私聊几句。相处久了,相互关系融洽了许多。在我们训练强度加大,体力严重透支时,他经常悄悄往我枕边塞煮熟的鸡蛋,那是他从炊事班讨来的。

三个月转瞬即逝,新兵们被四

散分配,老班长也回到自己的连队,从事原先的工作。好在我们相距不远,他来机关办事,时常来看我。在老连队,他是个多面手,人又憨厚,好几个基层单位都想要他。他家境贫寒,却从不与人说。最大心愿就是好好干,争取留下来。可造化弄人,六年期满,因政策调整,他未能如愿。

那时通信不太发达,尤其是他的家乡,相对落后偏远,我们渐渐疏于联系。前两年,当我托人找他时,他已不在人世。后来得知,他回家乡后,为了生计四处打拼,天长日久,积劳成疾,因无钱救治,不幸病故,令人扼腕。

我时常在泛黄的记忆里寻找老班长的身影。很多年过去,他依然是我不朽的读本。

归

◎陈顺源

玉兰一瓣

春风浩荡满江红

◎王竹馨

小时候的年夜饭后,五六岁的妹妹对着天空长叫几声,叫声令人心烦。于是我说,你不要再“仰天长啸”,引用了我刚刚背会的词。仰天长啸是谁都可以做到,那壮怀激烈该是什么样子,用丈八铁枪去对抗金人的刀弓,用赤诚之心对抗帝王的猜度。

电影《满江红》的故事铺开在一条阴暗的巷子,秦桧通金的密信则藏在这座四方通达的五进院里,效用兵张大要用一个时辰找信破案。

一把刀插在死去的金人使节身上,张大步步引出那些蓄意为之的线索,由丁三旺、刘喜、瑶琴等人来配合。打更杀人,递信传信,刺杀何立。每个人都变成一根针,蛛丝马迹穿在针上,扎进南宋疆土,想要挑破这个暗无天日的秘密。奸臣当道的年代,他们是小兵,是马夫,是舞姬,却也昂起头颅要做抗争者。

向使当初身便死,一生真伪复谁知?史官一笔,千秋可改,影片里的书记官陈锡手起笔落,罡夷为跖,便已成书。今日颠倒的黑白,后人穷究考证,也无法完全还原秦桧篡改的历史。

张大探案行走窄巷之间时,总

有铿锵顿挫的音乐响起,其中有一段乐曲便是化用豫剧《探阴山》的唱段,是为纪念生在河南的岳飞。颜查散在阳间蒙冤,柳金蝉在阴间被害,而秦桧便是戏曲中作恶杀人的李保,亦是篡改那生死簿的张洪。《探阴山》有包拯查访翻案,岳飞有每一个后人为他昭雪不平。

包拯的唱词道:“山谷内因何有这一鬼孤单?”柳金蝉因何孤单,因碧落黄泉皆不见,因所爱更隔蓬山一万重。情爱之憾都令人痛彻心扉,罔论岳将军往生的路,停在永固山河的前夜,将军没有战死沙场,而是在奸人设下的棋局中殒命。

秉岳飞遗志,岳家军的一员张大,来回穿梭在这五进院中,为杀金人,为反奸相。他也曾跟随岳飞直捣黄龙、大破金兵,尽忠报国深入肌理,终身死牢狱,与岳飞的命运如出一辙,然救国使命仍要延续。幸而,还有千千万万个张大。

天日昭昭,终照亮这深埋两代的赤胆忠心,在孝宗的乾淳之治下岳武穆陈冤尽雪。于是起岳王庙,铸秦桧像,岳飞胸前是万人朝拜,脚下奸臣夫妇日夜追悔。若抬头有三尺神明,若泉下英灵有知,是否能在这一大好河山里释怀。

灯下漫笔

过年

◎杨谔

心窗片羽

疫情管控放开后,女儿便嚷着要回家过年。妻子说再过一段时间,别一回来就感染了。女儿说:“我都三年没回家过春节了!”我支持女儿回家。

女儿选择由禄口机场往返,一家在南京禄口过年。腊月廿九傍晚,妻子派我去接机,派小狗在大门口“窥望”,派自己负责厨房。腊月三十,折梅插瓶,贴“福”字,创作隶书联“百年开泰运,万里播春风”。

正月初一,开读《弘一法师全集》,临胡澍篆书《节录韩诗外传》。胡澍即清代篆刻家胡荻甫,他为我所知,实因若干年前读到赵之谦的一段话:“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,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荻甫……荻甫尚在,吾不敢作篆书。”赵之谦是艺术天才,一代宗师,对胡推崇如此,让人感佩不已。胡澍的篆书坚实而灵动,我自觉临作得了他的几分意思,遂以他的书趣创作小篆一件,不甚满意。乃告诫自己:为艺无论“工”与“放”,欲臻佳妙均不易。如何把握好工与放的尺度?工不至于板,放不至于野,非花一番大力气不可。

下午见书架上有刻制粗劣的印两方:一方为自己的名印,一方为闲章《曾经来过》。忆起此两印为2007年时所刻,当时在南京美术馆办个展,有演艺界人士前来助兴,给钱不要,言每人得字一幅即可。那日我随身未带印章,有人送来印石两枚,钝刀一把,遂于水泥地上打磨了一下印面,凿两印钤用。现于细砂纸上磨印面至稍光滑,循旧痕复刻,钤出后觉尚可。

正月初二,凌晨一点不到时身上忽奇痒,知是过敏所致。一时无法可想,悄悄起床临《娄寿碑》,于石花斑斓中努力寻找古人“踪迹”,希望能转移注意力。两点后实在无法忍受,驾车上街,寻得一24小时药房。服氯雷他定一片,痒稍解,复临《娄寿碑》至三点半。

读《弘一法师全集》。扬州贾修森兄发来的拜年信息甚有趣:“最日值班,前晚大醉,初二拜年,不会被挤掉。”看其第一字为“最”(与“醉”同音)字,知其不仅“前晚”,昨晚亦大醉矣。贾兄为名画家,格高韵清,2019年5月,我与他在南京的一个会议上结识。三年之间,仅有两面之缘,然“相见亦无事,不来常忆君”,乃相约“年后即会”。

午饭后天仍雨,妻子忽起游兴,驾车前往淳溪老街。行不久,小狗身上新衣尽湿,遂留我与狗狗在“誉满江南”牌坊一侧的游廊里栖止——看雨,看人,等她们三个兴尽归来。

正月初三,鸡鸣寺游人如潮,交警对道路实行管控。妻子与女儿下车后,我载着狗狗在周边巷子里乱转,最后在老虎巷找到了一个车位。本想领着狗狗在小巷里转转,没走几分钟便被寒气逼回了车里。下午临陈道复《古诗十九首》。见架上有七八张淋湿过的六尺屏,直接用来临帖可惜,乃取之书长卷及条幅,尚可者四。

正月初四,读《弘一法师全集》。写梅一帧。午饭后送女儿去机场,破例没带小狗同行。与妻回到家,小狗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寻找了个遍。妻说:“它在寻找我们的女儿。”见小狗急惶惶的样子,抬眼看我时可怜兮兮的眼神,不禁泪目。人生短暂,聚少离多。狗犹如此,人何以堪!